

孙侃： 写作是一件幸福的事

▶▶▶[紧接 A1]-----

专门打电话给我,要我提供这本书。值得一提的是,《中国快递桐庐帮》后又改成了纪录片,纪录片本身又被列入省里的文化精品扶持工程项目,浙江卫视国际频道也邀请我拍了关于“三通一达”快递业的纪录片。我相信,多少年之后回头看,对快递业当年的记录,这本书肯定是不能绕过的。

第三本是《日出钱塘升正气》,我特意提起它,主要是指这本书的写作难度。这是一部记录杭州燃气集团 40 年发展历程的长篇报告文学。杭州燃气集团是个大型国企,40 年发展历史很不平凡。上世纪 70 年代法国总统蓬皮杜到杭州访问,就是这个时候,杭州出现的第一只煤气瓶,这本书就从这个时间点开始写起,一直写到天然气已通到千家万户的现在。当时接受这个任务时,燃气公司觉得这本书没法写,为什么?因为没有资料。特别是杭燃最初成立的 20 年,因为种种原因,很多历史资料他们都没有记录和保留,必须去档案局找,去找老同志问。另外,杭燃发展历程中涉及到很多人物、职务、事件等等,很多老杭燃人都理不清这个关系,你要把它说清楚、而且写出来,绝对是一个神话。记得第一次到杭燃采访的时候,对方问我,你能胜任这个写作任务吗?我回答对方,这本书资料少、写作难度大,但我可以一试。他们觉得很奇怪,我为什么这么自信,其实这与我个性有关。我觉得一个作家,既然要写作,就要敢于挑战,而我喜欢在文字上挑战,越是难的选题越是有写作的激情。

《日出钱塘升正气》前前后后写了两三年多,最后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。我基本上把整个杭州燃气集团的历史脉络原原本本地叙述出来了,用了很多文学笔法、很多的珍贵史料。当然这个过程非常艰苦。作品出版后,杭燃的领导笑着说,整个公司恐怕已找不出一个比你更了解杭燃历史的人了!尽管两年多写作历程很艰难,但是成功了,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

马晓才:你认为目前自己的写作状态怎么样?这样的状态可以一直继续下去吗?
孙侃:我曾经问我的一个老师,我说是不是到 60 岁就可以不写了?老师很干脆地说,我比你大 15 岁,我都还在写呢,你怎么可以到 60 岁就停笔?你应该再写 20 年。老师的鼓励让我充满了信心。以我目前的写作状态,我觉得确实还可以写个

15 年、20 年。

到目前为止,我出版了 40 多本书,其中报告文学作品占据了 70%左右。倘若再写 15 年,我都不知道还能写出多少本书来?或许有 80 本,甚至 100 本。但是有一条,我现在正处在写作精力旺盛期,处在一个写作经验越来越丰富、写作能量逐渐迸发出来的时候。我相信自己正在进入状态,而且这个状态接下来还会更好。

创作每本书都像是一次长跑。对我来说,每次跑步既锻炼了体力,也培养了我的技能。这次长跑成功了,完成了,下次长跑可以跑得更好、更快、更有技巧,打破自己以前的纪录,对此我还是很有信心。

马晓才:请问你这么多的写作任务是怎么来的?是自己细心观察获得的吗?平时忙得过来么?

孙侃:我的写作任务主要来自两个方面,一是上级部门和出版部门下达的任务,这个是比较大的一块;还有一块是有些单位、有些个人主动与我对接,希望我给他们写作。前面的那个部分相对多一点,后面的部分相对少一点。在我看来,这是“订单式”的写作,他们派任务,我来完成。

如果说从接任务这个角度来说,我觉得最理想的状态,就是我手上同时有几本书,一本书正在写作中,一本书已经交给了出版社,正在排版,还有一本书正在谈,这样三本书同时进行,我觉得是最好的。很多人问我,你写了那么多东西要不要紧?你有没有时间?我说没关系,因为有个时间差,这本书在谈了,那本书在出版社了,虽然还没出来,那本书已经在写了,互相之间不会打架。当然我目前所接的任务,还不止这个数量,比三本书的数量更多,但我仍然可以胜任。在这里,我可以透露这个小小秘密。

不过,写作任务多了,并不意味着我会粗制滥造,相反,在写作过程中,我经常会为某个素材、某个人物、某个事件而进行深度思考,一直在琢磨、一直在研究,怎样的表达才会更好?即便对一段文字、一个标点符号,也是翻来覆去琢磨。凡是看过我作品的人都能感觉出来,我写下的每个文字,都会尽可能做到精雕细琢,任何一个可以避免的瑕疵都避免掉,因为我是非常爱惜自己羽毛的人。我的写作的速度虽然快,但并不影响我的质量。我从不会因为任务多、任务急、要求速度快,甚至别人反复来催促而影响质量、降低要求。我要对对方负责,要对这个题材负责,要对写作质量负责,要为

读者负责。

始终抱着这样的责任心,这也与我完美主义的个性有关。比如说书架上一本书没有放正,我可能一晚上都睡不好,我会爬起来,放正以后再睡下去,写东西也一样,如果我觉得这个词不是我最想要的,我就会把它修整过来,不调整过来、不找到我认为满意的词语我就不舒服,说不定一个晚上都睡不好。所以,我觉得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,我自己想写什么、自己寻找题材、这种可能性几乎是没有了。但话说回来,这样的“订单式”写作未必不是一件坏事,因为我接的这些活都是有选择的,绝大部分的任务都是与当今社会有关,都与好人善事有关,与正能量有关,都是围绕解读社会发展,怎么讴歌这个时代这些主题,有关社会经济、时代发展,包括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各领域的成就,这些东西恰恰就是我想写的。虽然我没有非常主动地去找题材,但是他们想要我写的题材恰恰就是我想写的,这两者并不矛盾。

马晓才:你是在什么时候写作的?有人说你是一台写作机器,写作从来不累,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,人毕竟不是机器。日复一日的写作,究竟是什么在推动你?尽管我也经常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,我还是想听一听你的说法。

孙侃:我还在机关上班,担任着一定的职务,单位里的工作不能放弃,同样得认真对待,所以时间不够,对我一直是个问题。我必须提高效率,不能太多地浪费时间,就像鲁迅先生所说,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来写作的。在平时,上班时我在考虑单位的事情,但一下班,我的脑子就必须马上转换过来,转换到写作上。正在写的这本书该写什么了?怎样把握?回家的路上我就得转换状态。

其实,一个人如果每天保持三个小时的创作时间,肯定可以写出很多东西来,我现在靠的就是这个。我有我的优点,第一,我坐下来能很快进入状态,不会磨磨蹭蹭,写作的效率很高;第二我有很好的睡眠状态,虽然也有睡不着的时候,但更多的情况下我会马上睡着,在火车上可以睡着,飞机上天的时候能睡着,公共汽车上也可以睡,醒来以后就有精力,哪怕今天累了,好好睡一觉就可以恢复体力继续写;第三我不抽烟,对酒也没有太大的嗜好,茶叶也就放那么一点点,不需要有什么东西来刺激我,我也不喜欢吃零食,最多有时一天泡一杯两

块钱的速溶咖啡来提神,因此我在写作时没有多余动作。我觉得一个人只要把时间利用好,一年内写 100 万字,一年内看很多很多书,这不是不可能的。每天保证精力,保持良好状态,坚持写三个小时,尽量减少时间浪费,去把任务一个一个完成,这是我的长处,也是我战胜自己、完成任务的法宝。既然成了写作者,成了长期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人,这点基本功还是需要的。

我的一些朋友都知道,我好像从来没有喊过写作太累、写作太苦,相反,我经常说写作是快乐的,写作是一件幸福的事情,有人给我写作任务,我很感激他。我听到有些作家说哎哟我太累了,哎哟我写不了了,或者说以前写过什么、现在不行了,这个很可笑,因为我觉得一个作家如果身体健康,不会因为到了 60 岁或者 70 岁而写不动了、不会写了,这里面肯定是有问题的。

每个人的人生只有一次,我选择了写作。写作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累人的一件事情,但其间的快乐又还有什么可以替代?大的来说,写作是一种使命,是人生的使命;小的来说,是每个人的命,我的命就是写东西,我逃不掉命运。大的使命小的命运我都逃不掉,这都是安排。但我乐意接受使命和命运的这番安排。

除了使命和命运安排,究竟是什么在推动我日复一日的创作?我觉得可以这么说,是我的爱好。说实话,我真的找不到别的什么爱好,除了写作。有人觉得要写十万字、二十万字,这很可怕,压力山大,但对我来说,这只能让我快乐、让我兴奋,特别是碰到好题材的时候。对我来说,写作的动力肯定不是为了钱,到了这个份上,多写一本书、多拿一笔钱,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。当然,除了爱好,除了幸福感,就是成就感。当一本书出版,当一本书受到好评,获得了对方的满意,这就是巨大的成就感。我一向低调,如今更不乐意去担任什么社会职务,像华威先生那样到处抛头露面,避免干扰,闷头写作、全力以赴去努力写出自己满意的东西,顺利出版,我觉得这就是最快乐的事。有时,碰到一个非常艰难的、复杂的任务,似乎是完不成、写不了的任务,反而让我兴奋,因为完成难度越大的写作任务,这成就感更大。

为什么爬山,因为山就在那里;为什么写书,因为任务就在那里。这也是一句套话、老话了,但事实就是这样。每一本正待创作的书好像是一座高山,但除了爬过去,别无选择。这个时代,这个社会,毕竟还有很多值得写、需要记录的东西,我不能停下来,我要把这些东西认真真地写完、写好,让自己的作品接受更多人的检验,这是一项事业。

马晓才:你除了写作,还有什么消遣呢?一个人总得还应该有放松的时候吧,一张一弛是很需要的。

孙侃:我一般在 12 点钟睡觉,睡觉之前还要看一会儿书。我很喜欢阅读,读纸质书。有的时候我会一直坐着阅读,阅读时间甚至超过了写作时间。我订了 20 多种杂志,也经常收到来自各个方面的赠书,平时

也去书店买一些爱读的书。阅读就是我最重要的放松方式、消遣方式。写累了,想休息了,或者说写东西之前拿本书看一看,非但是一种很好的调节,也是一个吸收营养的过程。

阅读对写作有着直接的关联。像我,眼下我经常碰到一种情况,就是今天在写这本书,这本书完了之后明天就要写另外一本书,两本书的内容可能是完全不同领域的,比如一个是有关经济发展的,突然转到某个人物的传记;或者前面那本书是讲历史的,这本书却是讲改革开放的。强大的内容反差必须让我尽快适应,这就得借助必要的阅读。或许,我阅读的东西是非常枯燥乏味的,没有什么可读性,但对我的写作有用,对我完善知识结构有用,那我就去看。在写作、阅读、自我学习方面,我好像还处在学生时代,还处在当年疯狂迷恋看书、写作的这种状态,这个爱好开始于学生时代,从来没有停止过,甚至有的杂志自从学生时代看起,现在还在那里一期一期地看。这个爱好可以一直保持下去,这就是我最大的消遣。如果说还有别的什么消遣,有时,我会在网上下载几部电影,欧美的经典片、艺术片,那就是大消遣了。

马晓才:最后能不能谈谈对《杭商》杂志的印象?虽然我们围绕这个话题,已经聊过好多次了。

孙侃:我非常乐意成为《杭商》杂志的特约作者之一。在那么多刊物中,对《杭商》杂志的感情不一般。直到现在,《杭商》杂志每一期我都不漏过,非常认真地去读,也从中捕捉了不少写作素材。2016 年的时候我为《杭商》杂志写过源牌集团叶水泉先生的创业故事,题目叫做《天蓝水清之源》。《杭商》杂志破例地用了整整一期的容量,发表了这篇 12 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。

更重要的是,《杭商》杂志始终和你连在一起,简直成了你的化身。《杭商》杂志的影响力完全是和马总编的魅力结合在一起的。我们相识 30 多年,那么多年过去了,我们还是在一起,还是经常在联络,这样的朋友如今还有几个?马总编不仅是我的朋友,更是我敬重的一位文人,虽然长得有点脾气,但骨子里还是文人。我看《杭商》杂志,我写杭商,研究《杭商》杂志,每年的杭商传媒笔会,总让我有机会浏览祖国大好河山,触发我的写作灵感。《杭商》杂志甚至成了我生活和写作的一部分。当然,如今的《杭商》杂志不单是一本刊物了,它是一家拥有多种传播平台的传媒机构,我认为杭商传媒的前途不可限量。我一直等待着能接到杭商传媒交付的写作任务。

我非常愿意为杭商传媒做力所能及的事,也希望与马总编一起继续在文字海洋里面遨游,再遨游 15 年到 20 年,甚至更久。希望杭商传媒越办越好,成为世界一流、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传媒集团之一。

广 告



杭州吉祥提花布、无纺布
杭州海滤新材料、无纺布

地址:杭州市萧山区坎山镇 电话:0571-83510073 传真:0571-82585258
网址:www.jxbuyi.com 邮箱:web@jxbuyi.com

浙江胜达祥伟化工有限公司

地址:杭州市萧山区南阳街道阳城路 38 号 电话:0571-82170788
传真:0571-82171111



杭州萧山园林集团

市政总承包一级 / 全国城市园林绿化企业 50 强 / 浙江省农业龙头企业

地址:杭州市萧山区萧金路 308 号 电话:0571-82672131 传真:0571-82684885
网址:www.xsgarden.com



杭州萧山顺和金属软管有限公司



杭州顺和轨道交通新材料有限公司

地址: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车路湾 电话:0571-82522153 传真:0571-82523326
网址:www.shjsrg.com